

《守岛人》编剧丁涵： 好故事无法脱离生活的真实与质感

■ 本报记者 李霆钧

三次上岛采风，聊到不知道谁先睡着

位于灌河入海口的开山岛，虽有“海上布达拉宫”的美誉，但它属于基岩岛屿，其上怪石嶙峋，险峻而陡峭，岛上既无树林泥土，又无淡水资源。

丁涵第一次上岛采访便遇到了台风，所有人都躲在船舱里不敢出来，当船快靠岸的时候，一座高大、层叠的海岛映入丁涵的眼帘。她回忆称，“我从船舱钻出来的时候，瞬间觉得这座远处看黄豆一样大的海岛，却如此壮美。”

这次采访，丁涵随着勘景组一起上岛，除了观察了岛上的通道、甬道外，还第一次与王仕花进行了交谈。或许是王仕花习惯了“报告演讲式”的语言体系，也许是两人首次碰面尚不熟悉，加上台风加重第二天必须下岛，丁涵的第一次采访确是带着遗憾结束的。

“再次来到开山岛，我便与王仕花阿姨同吃同住，也跟着她一起劳动，接水管灌溉菜地，捕捉到了很多细节。”丁涵说，“但当写到一半的时候，我遇到了创作瓶颈，便和导演商量，再次登岛。”

这一次，两人已摆脱了陌生感，王仕花每天都给丁涵讲述这32年的点点滴滴，他们就住在营房里，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就睡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先睡着。

丁涵说，那个营房就是木板搭起来的床，窗户是破的，用胶布绷起来，保持着曾经的老样子，只有一张小孙子满月的照片略带现代感。夕阳西下的时候，她就和王仕花在海岛上漫步，感受这份独有的浪漫。

“编剧是一份孤独的工作，如果在家书桌上，对这一面墙编故事，很容易走到死胡同里。”丁涵说，“好故事要靠真实的细节丰富起来，再多的天马行空也无法脱离现实生活的质感。我始终认为，采风是编剧最好的福利。”

因为一句承诺，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

开始创作前，丁涵看了王继才夫妇的采访、传记等各种素材，她发现“时间”和“空间”是两个创作难点。

时间层面，32年的故事，难免会写成一部“流水账”，而且从上岛到牺牲，观众也知道人物的命运与结局。因此要在两个小时内展现，必须截取32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片段，不让大家觉得冗长。

空间层面，开山岛距离陆地大约10海里，说近不近，有时两三周都没有补给送上去，但说远也不远，还是会有迎来送往，并非与世隔绝。

那么，32年的故事究竟怎么取舍？“守”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丁涵认为，传统好莱坞影片或者商业类型片的创作理念里，人物做事都要有动机。但通过采访，她发现英雄之所以是英雄，就是我们无法用常人的心态去揣摩他，也不能硬加给他一个动机。

“王继才夫妇没有那么多的私心，只是因为一句承诺，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”丁涵说，“在他们看来，这就是自己的生活，并没有认为守得非常艰难。当这个包袱甩掉，摆脱漩涡的纠缠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创作方向。”

导演陈力也告诉丁涵，不要去谈坚守的理由，这座岛固然有它重要的战略位置，但他们就是平凡岗

位上的普通人，就像电影里那句话“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，就不亏心”。

“这就是我们提炼出来的最朴素的价值观，有了这样的方向，就可以避免刻意拔高人物，观众也能感觉到他的朴实与幽默，从内心产生对他(她)的敬佩。”丁涵说。

海燕知坚定，灯塔喻永恒

王继才上岛前，王长杰给他准备了30盒烟、30瓶酒。王继才曾不解，“我不抽烟不喝酒，给我这些做什么？”政委告诉他，“你会用得多的。”

王继才上岛后不久便遭遇了台风，迟迟没有供给，唯有依靠酒来壮胆、支撑，靠抽烟来解闷。48天以后，政委领着王仕花来到岛上，王仕花被面前这个胡子拉碴、满身臭气的邋遢男人吓傻了，甚至还提出了离婚。

“这是王仕花阿姨给我讲的很真实的故事，像是家长‘抓’到了一个学坏的孩子。”丁涵说，王仕花告诉她，自己觉得“老王”特别实在，个子高，长得精神，特别有依靠。“其实这种依靠到后来有相互的转移，女性的力量、柔弱的力量也是非常感人的，有时甚至更强大。”

就这样，两个人在海岛上相濡以沫了32年，既是坚守的32年，更是浪漫的32年。

电影中有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地点，就是升旗的圆台，丁涵透露，这个圆形的瞭望台在开山岛的半中间，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，每天升旗也成为两人最具仪式感的事情。

还有岛上的灯塔。当你晚上在海岛上散步，只有灯塔安静的一束光，有一种时间静止的感觉。丁涵说：“灯塔有两层意思，一个就是为打渔的渔船提供指引，避免发生事故；还有一层寓意，在茫茫大海里，远处有一处灯塔，那就是‘彼岸’，也象征着永恒。”

“渡人也是渡己，他们在岛上的坚守，是在帮助这些渔民；他们把家安在了岛上，也是给所有人指引家的方向。”丁涵说。

影片后半段，王继才得到了女儿小宝的谅解，用略显僵硬的肢体动作模仿海燕飞翔，寓意在暴风雨中的坚定。这也成为影片最打动丁涵的一瞬间。

“海燕在片中是有象征意义的存在，当大宝把贝壳戴在头上说‘我不是花仙子了，我现在是海燕’时，能看到幻想过自己是小公主的女孩的蜕变与成长；而王继才模仿海燕的动作虽然不协调，却把对女儿的愧疚，以及二人的和解表达出来。”丁涵如是说。

阿姨说，我们把叔叔“写活了”

“你们把老王给写活了，我感觉他就在我身边。”

《守岛人》北京首映式之后，王仕花哭着对丁涵说了这句话，这也有了二人相拥而泣的一幕。

“我在现场很忐忑，观影过程中不时回头看看阿姨的反应。”丁涵说，“我特别能理解一点，当别人拍你，不管写得多真，演得多像，都需要接受的过程。当听到阿姨说，我们把叔叔写活了，胜过任何其他鼓励和表扬。”

丁涵告诉王仕花，当你想念叔叔的时候，就再把电影拿出来看一看，或许能够温暖你，让你感觉这段故事会被人记得。“看到他们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电影里，有一种‘十年生死两茫茫，夜来幽梦忽还乡’的感觉。我很难过，也很幸福。”丁涵说。

专访《守岛人》主演刘烨： 每当国旗升起，我的内心都充满了荣誉感

■ 文/本报记者 杜思梦



亲手升起国旗的那一刻，刘烨理解了王继才。

在电影《守岛人》里，刘烨扮演“守岛人”王继才。在长期没水、没电、缺衣少食、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，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两个人，在一座面积仅有0.013平方公里的国防战略岛开山岛上，孤独地守了32年。他说，“守岛就是守国”。2019年2月，王继才获颁“感动中国年度人物”，2019年9月，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，授予王继才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。

“我就是好奇，一个人在孤岛上那么多年，是个什么状态。”刘烨说，自己起初是被王继才“守岛32年”的传奇经历所吸引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拍摄中，刘烨有过迷惑，也有过不解，当他逐渐走进王继才的内心世界，他看到了一股力量，当他重现王继才在开山岛亲手升起五星红旗的场景时，刘烨忽然明白了，是什么支撑了王继才32年，为什么说“守岛就是守国”。

“每次国旗升起，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荣誉感和感动。”刘烨说。

一个石头山，没水、没电、没信号

开山岛跟刘烨想得完全不一样，“我本来想，海岛嘛，应该会有海岛风情，有海鸟，有海浪，有沙滩。到了开山岛才发现，那就是海上的一个石头山，跟之前浪漫的想法完全不搭边”。

的确如此，位于我国黄海前哨的开山岛，总共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。岛上没有淡水，没有电，信号也没有，周边都是石头。刘烨记得，那里的海水颜色非常深，赶上刮台风，翻腾的巨浪打在石头上，有时能让人陷入绝望。当地人，在上面活着都难，更不

侯勇：《守岛人》里的血性与刚柔

■ 文/陈华 摄影/张傅茵

从《冲出亚马逊》的特种兵到《惊天动地》的指挥官，侯勇扮演的军人不仅有血性，也有刚柔。这种血性与刚柔的融合，是多年军旅生涯刻在他骨子里的，为他在不同类型的影视剧中驾驭各种角色提供了“阅历支撑”。

没有这样的支撑，他不可能从“亚马逊”一飞冲天，也不可能从“白银谷”和宁静的撕心裂肺。

侯勇的军旅生涯，始于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十几年的舞台演出，能咬牙一直认真真地“跑龙套”，凭的就是对表演的一腔热爱和对这身军装的依依不舍。

可是到了2017年，因为军改，话剧团撤销，侯勇的军旅生涯戛然而止，他选择了自主择业。领到退役证的那一刻，侯勇的眼睛湿了，内心空空的，浓重的失落感，让他有足足半年都像丢了魂儿一样，感觉脱去的不仅是一身军装，而是被扒了层皮。

2020年，侯勇在电影《守岛人》里扮演武装部长王长杰，这是一个真实的军人。八十年代中期的武装部长，处境确实如王长杰般尴尬：找几个民兵轮流驻守一座孤岛，不是靠下命令就能办到的。

因为王长杰的父亲和王继才的父亲是过命兄弟，王继才看在情分上才上了开山岛，本来说好半个月，没想到王长杰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他。王继才熬不住了就骂王长杰，可骂归骂，坚守归坚守，日子一晃就从半个月变成了一年两年三年……王长杰对王继才的愧疚之心显而易见，可是要把

要说守。刘烨觉得，能在那岛上待一个星期，都很了不起。

起初，刘烨最好奇的是，为什么王继才能在这岛上守了32年？在王继才的妻子王仕花的讲述中，答案渐渐明晰。

王仕花聊得大多是二人在岛上的日常生活，有他们共同面对的困难，也有他们苦中作乐的故事。在王仕花的言语间，刘烨看到了一个内心至纯的汉子形象，“王继才最开始上岛，就是对王长杰的一个承诺。这事儿特别像古人的‘菊花之约’，就是我答应你的事儿，至死我都会信守承诺。”

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刘烨又看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王继才的党性和担当，“他是党员，他有党性，他是民兵哨所的所长，守岛也是他的职责所在。但无论是对朋友的承诺，还是他的党性，在他的心里，真的很有力量。”

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，刘烨越走进王继才的内心世界，越是被王继才的力量所触动，“哪怕只做一件事，时间的维度足够长，力量感都是很强的。”刘烨说。

尽力表现一个党员的坚守与忠诚

岛上的外景拍摄，艰苦而危险。刘烨回忆，电影刚开拍的4个月，都是上岛实拍，“我们在岛上赶了两次台风”，电影里一些暴风雨的戏，就是在真的台风来袭时实地拍摄的。刘烨说，海浪特别大，为了保护拍摄人员，大家就往海里扔绳子，扔了好多根，都是救生用的，防止有人被浪卷到海里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，真挺危险的。

事实上，饰演王继才的过程，也是与王继才交流的过程。刘烨还记得拍《守岛人》的第一场戏，一共拍了27条才通过。“一开始，我还是有想表现的东西，想用些表演技巧。”刘烨记得，电影刚开拍时，大家都有些不太习惯，“导演说，一切就是朴实，不要表演技巧。所以一开始，每个人都要把之前的表演习惯破除掉。”脱去表演技巧后，演员与人物也就走到了一起。

最让刘烨难受的一场戏是王继才在海鲜市场与女儿小宝见面的一刻。那天的市场里，除了群众演员，还有许多真实去市场买菜的人群，刘烨远远看见小宝在堆满海蛎子壳的垃圾堆上爬，手上划得到处是血，眼泪就落了下来，“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，电影里小宝的年纪跟我女儿差不多，我就想，

这种军人的愧疚演得令人信服，令人动容并不容易。更何况导演陈力对演员的要求极为苛刻。王仕花在开山岛上生孩子这场戏，是全片的重中之重。王长杰和妇产科的女医生用电话遥控指挥王继才接生，王长杰听到王仕花昏迷，王继才绝望地叫喊，他那似乎要崩溃又绝不放弃的表情，将骨子里的军人气质骤然释放。此刻的王长杰，如果仅仅是害怕王仕花生孩子有什么闪失他要承担责任，那他就不是愧疚而是懦弱了。所以他既要有揪心的紧张，又要有急切的期望和咬牙切齿的鼓励。因为他对王继才不只有愧疚，更有一种信任和一种血脉相连的深情。

这场戏，王长杰嗓音嘶哑，满眼泪光，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军人此刻所经受的心灵煎熬，当筒里终于传出一声孩子的啼哭时，他忽然瘫倒在地，脑袋咣当一下撞在地上，继而嚎啕大哭。

谁说军人的血性只表现在战场上一上？这一场无所顾忌的泪奔，又何尝不是一种令人震撼的血脉喷张？

侯勇说，没有王长杰的“倒地大哭”，这场戏出不来，这个人物也出不来。为了更准确地表现出这场“大哭”的深层内涵，这个镜头拍了七八条，每倒一次，都是对侯勇内心的一次撞击。

陈力导演的严苛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久违的侯勇，尽管他已经不再是军人，骨子里的血性与刚柔却依然如故。当王长杰站在细雨中，目送王继才的父亲和王仕花上了公共汽车，一

如果我闺女也这样，真是有点儿受不了。”

导演陈力跟刘烨说，这场戏不能“太出来”，因为“太出来的话，那就不是王继才了，王继才是不会被一个瞬间击垮的”。刘烨琢磨着这句话，揣摩起了王继才的心情，“他一定也是心疼闺女的，但他很难被自然、家庭、生活所击垮，因为他有他坚持的东西。”他说，“实际上，王继才做的这个选择，真挺难的。”

刘烨把王继才的精神总结为“一种特别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”，“如果当时王继才不守这个岛，岛就没人守了，王继才是牺牲了自己的生活，完成了内心的坚守。”在刘烨看来，王继才的坚守，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理想的坚守和忠诚，而他，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，尽力表现出这种坚守和忠诚，不光为了王继才，也为了我国千千万万个海岛上与王继才一样的“守岛人”。

一辈子守着这面旗

扛起国旗，齐步走，把五星红旗插在旗杆上，抬头，敬礼，唱国歌。这是刘烨在电影里的一套标准升旗流程。每次拍，即便是相同的镜头，刘烨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，就算一条拍了十几遍，那种感动一点也不会少。

“自己升国旗，感觉不一样。很奇怪，拍其他的戏，十几遍，基本就疲了，但是拍升降国旗的戏，每次都会被感动。”就连每次抬头仰望国旗，刘烨也会觉得，仿佛立刻就被赋予了力量。

而在王继才心中，国旗也是他的力量源泉。在新华社对王继才生前的一次采访时，王继才说，开山岛上，国旗比什么都重要。自从1986年登上开山岛，与妻子的每一天都是从升旗开始。他说：“升起国旗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，这里是中国的土地，谁也别想欺负咱！”有一次，他为了在台风来袭前降下国旗，顶着狂风降旗，一脚踏空滚下17级台阶，肋骨摔断了两根。有人问他，值得吗？他却说：“守岛这么多年，开山岛就是我的家，如果哪天真出事了，就把我埋在岛上，让我一辈子陪着国旗！”

电影拍摄时，当刘烨在岛上亲手升起国旗的那一刻，他忽然就理解了王继才，理解了他32年来的坚守，也理解了他的牺牲与奉献，更理解了他口中的那句“守岛就是守国”。那一刻，刘烨的心里，是满满的荣誉感。



脸的内疚中隐隐透露出一种坚韧：是的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可继才是我兄弟，只有让他守这个岛，我才放心啊！”

类似这样的潜台词，《守岛人》中还有多处，可以说是本片的一种艺术风格，也正是这种风格，为侯勇塑造一个全新的军人形象提供了用武之地。他内疚，但不懦弱，他亏欠王继才一家很多很多，但他这个武装部长无愧于国家，无愧于军人称号。

侯勇为了演好“王长杰病重时无法说话”这场戏，事先练习了很多遍，实拍时一条过。当他听到王继才说“我不下岛了”，眼泪悄然流出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这一行泪就是铁血，就是刚柔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陈华，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创作室；张傅茵，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影视部生产室）



丁涵与王仕花在海岛码头漫步